博趣齋藁

愽趣齋稾卷第十三

記

矩庵記 為陳宗之作

古之學者惴惴焉惟恐違乎道今之學者貿貿焉不自知其所為宗之讀孔氏書而有味焉名其庵曰矩余於是乎知宗之非今之學者流矣宗之早有聲於庠識諸士子間及舉鄉為第一試於禮部於大廷俱高第文辭泉湧而雲敷泳游經史而泛濫乎百家之言夫號稱學者於今之世如斯而已其或知古之學有所謂道者則往往厭經書之勤而專求之於其心

卒無據依以墮於老佛之歸至有實崇推列尚高虛恐吾儒擯而不納則頗援周程而未免醜詆晦翁嗚呼其厚自誣而無忌憚也亦甚矣哉宗之將進於道而有味乎矩之一言是豈今之學者所及知哉矩法度之器在人則自一心以至於一身之所具日用之所接凡有是物必自有當然之則而非人力之所及者是則所謂矩也廢民去之君子循之聖人安焉士希賢賢希聖之謂學學者所以求復是矩也宗之自是收其放心刊落浮言讀書窮理以考聖賢已行之成法慎于閒居之奥而察于應物之頃朝夕自省於

法度中如古人之惴惴焉者則道在是矣身與巻居心與矩隨此為巳之學所謂古之學者也余有感於今惡乎不記

補燭記

弘治桑兆執徐八月哉生魄余直夜祠部吏人進燭瞑目而坐頃之瀝瀝有聲乃睇焉則燭之膚內落而逆棄有故簽列而防之以為奇策復瞑目坐鐸巡者報一鼓開目視則叉簽離披汁四潰出循膚而下懸者纍纍如畫棣子毋手接探澗果狀墮几而矗者若恠石枯松層樓銳塔奇者若嬉兒伏犬最奇者若老

翁負子未角之犢奔而逆顚蟻蜂姑蚓攀緣而上其汎濫如江河點綴如珠至者不數而其勢潸然未已也余曰息焰可免乎吏請以求荳補其缺徐以其余爲之烜燭燼不復壞也嗟乎燭以堅爲體以明爲用以不壞爲材吾之燭豈固不良於他燭耶內有所熾不能自制而外無勁臣强藩相與周旋保持之吾且閉目焉故箋之防適以爲病吾且以爲奇策焉向雖吏之請其不爲棄物也哉余於是有感焉治安之國光大之朝或登一腓人行一戾政則衆嘵嘵然詐嘖嘖然譏矣及乎人之黨既緊而政之積弊益甚耳目

習慣以為常非惟不形之言亦復不介於心而風俗始變國家始衰矣庸劣之君曾莫之覺方且以故襲治之者世豈少哉漢而唐而宋千載一轍吁其可慨夫塩之價非貴也吏之言賤也而可使吾燭為良燭然則興治之策拯弊之才世未嘗乏顧人不知用之耳載籍稱揚側陋詢芻蕘又曰為政在人余於是乎重有感

平水書屋記

樵者趨山漁者趨水耕者趨野賈者趨市所趨在是其志在是而樂亦在是仕者趨朝豈有異於樵漁耕

貧者乎世之官師小吏走塵土以事人莫不足異其志而安其樂若有軒冕金紫之華者則雖顛毛雪墮而猶以休爲諱矧乎壯年高第立天子之廷則其志當益遠若健翮之視長空駿足之走曠野豈有不樂乎其心而外其職位以爲樂者我吾友安君行之居山西之平陽家食時嘗一出郭遊而愛所謂姑射山者遵山而左得泉曰平水始如青蚓素練縈迴於沙石叢薄間東流數十步潺潺有聲漸揚勢漸大而瀧畝園圃之灌漑禾稻桑麻之浸潤草木魚鳥之憑藉晴漪膜霧秋螢春鶯幻變無窮應接不暇蓋甚愛而

不能去去而不能不重來也于是擇其尤勝者買田築室焉今君宦于京師十年矣乃遣繪者筆於素楮廣不盈尺其境藹然而不窮其趣悠然而有余時或披閱則長吟獨笑起而永嘆不啻置身姑射平水之間而讀書於其室吾觀今之君子以宦闕郎廟簪紳冠珮形諸圖畫張能光熒遭際者往往而是君以進士爲行人年未及強仕名久則大位登則崇宜其樂之在此乃記憶乎服韋布而蹲寂寞者無聊取適之具豈君子之志獨異於人人而所趣者非其身之所處耶抑君子志超乎人之上與古之君子者爲徒世

固莫得而同也古之君子脩其道於身而後用於天下不用則歛而退以淑人而善俗是進亦有為退亦有為故有常樂而無暫憂今之君子反是進則爵祿之詡耀退則嗒然無據咄咄穷廬而已君子好學者善以名節自礪予嘗以為有東漢諸公之風仕於朝不忘乎山林不求於進亦不必求於退惟其時焉持君之志安往而不得其樂哉乃記之而佁伎歌之曰姑射西來擁律崒下有平泉清滴滴地靈只恐隔乾坤境幽但覺饒歲日飄飄仙子或驂鸞往往古人曾築室聞君買田託以老逃世誅茅篮之吉為問幽庵足

幾椽堪貯奇書盈萬帙碧松枝老巢鶴雙素壁空掛琴一新稼者穉歲十千遠眺遊童春六七紅塵不入利名樊青山獨抱烟霞疾別餘十載夢屢勞魂斷千里愁難述輞川已付良工圖浣花重借騷人筆虞翻元無媚人相諸葛自有傲世膝富貴安能賴軒冕爾我終當向蓬蓽

馮生夢記

平陽馮生生十年而母孪亡今四十年矣日望望焉若遠出而冀其返也時或恍焉若聲聞於耳容接於目則適墓而號覲山光草色聽鳥鳴鳴啼無非助悒

之哀者嘗趣試太原夢於途之靈石見母衣敝遂歸製而備之今歷事行臺又夢於水清舟中有告者曰而母居是屋生趨視之瘠僵於床泣而覺吾友張伯玉為予道其事且以記請余曰思而有夢周官言之生於母無時不思當無寐不夢而二事亦適生之甚哀者耳世教既微事親鮮克以孝聞者且生不能事矧沒而能思乎生思其母而屢感於夢則其思之至而哀之甚也孟子稱舜之孝為五十而慕不遷於少艾妻子以為難今生之年且半百而戚戚之念若孺子然循是以往豈非所謂終身慕者乎吾聞生有父

在焉其所以供子職而致養者必有道吾晉之鄙將薰而仁愛以敦其風則爲世教助不淺矣然古人論孝推而至於忠事君順事長極而至於莅官敬交友信余又欲進生於孝之終始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生祠記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年九十而公之子承禋作公生祠成祠周垣五畝前有門有重門後有園重門之內爲堂肖公像堂有東西序東刻公初止作祠詩堂前有亭亭內碑一四面刻公所受勅亭東西碑二一刻學士張元禎底柱圖贊元禎以公持立若底柱

然故賚以献公一刻祭酒劉震所作公壽像記堂後為寢寢有序寢後西偏有門達西園始公家居築書室祖塋之傍名曰西園雜植松栢梅竹牡丹芍藥諸花於圃而堂序之間亦然公六子承祚承祜承祿承祥承禋承裕仕者致其祿居者致其養承禋以養於庭若無以悅親者故作祠焉祠之費皆自為之不一干有司每遇和適之時奉公居於寢率其子璿璟捧觴為壽公甚樂也先是承裕作弘道書院以教諸生之秀者諸生請公為詩以故諸生謁雲鳳為記予觀於天下宮室其堂榭苑囿之盛惟関輔之間為最盛以

濱瀍廛皆在焉故也今豈惟頹垣遺礎無一存者乃並其處失之大者若阿房未央且不知其所在而況於他乎祠之有無不足為公輕重也公自進士為翰林庶吉士歷知府布政都御史兵部尚書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或事君於朝或治民於外或平亂於賊寇之方殷或殍飢於水旱之交至憂天下之志如范希文濟天下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今年九十矣猶孜論經史著述為書而一言一動必揆諸矩度濟南伏生九十餘能口授經衛武公朝夕儆戒亦九十餘公與二人無不相似此殆傳之

終古而不朽者然則公亦無待於祠也雖然古之賢人君子今其鄉多有祠或有像在圖記亦惟其人焉耳若公者後世觀於史見其事業之隆讀其書見其論議之正嘅然有奮乎百世之上之嘆則是祠也是像也祠而尊之繪而傳之如今視古不獨王氏子孫之私有也此承禋之志也夫公名恕字宗貫三原人嘗以介名其菴學者稱為介菴先生晚自稱石渠老人

岷州衛重建儒學記

觀於四裔而後知中原聖人之化之深也聖人之道

父慈而子孝君仁而臣敬兄友而弟恭夫婦有別朋友有信有冠昏喪祭之文焉有禮義廉耻之風焉有鄰里鄉黨周恤保愛之義焉當其盛時化入於人如水之在地浸漬充滿無處不到如春之著物温和之氣薰蒸透徹無一不足聖人既往猶不至泯滅或有奇邪乖戾之民則衆執而獻於有司有司者據理考法以論其罪聖人之化至於如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岷故研種羌居焉西夷也舊以州統之大明洪武中曹國公取其地降其人號為熟番其在前元降者

新番民總為里十有六又徙內地民一里以實之不

堪爲州乃設軍民指揮使司戍以甲卒萬而建學焉
民之從者卒之戍者居既久舉止語音與番民無大
相遠然秀且文者亦時有之學在郡外陋弗稱按察
副使張君泰守岷二載彊圉脩飭諸戎和輯乃相地
之善鳩材之美徵工之良重建於城内殿廡堂齋既
雄且麗張君遷去予代至復作崇閣以藏賜書予陟
提學而張君天衢代予不可無言以告岷人然孔子
之道大矣岷夷也予爲岷人告不能誦其全體姑舉
其一節焉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此

二端者雖因子張樊遲問而發大抵忠信恭敬人之所同具而頃刻不可離焉者也行於夷狄者不可舍此則凡有血氣者皆有之可知矣岷人勉於是而后讀聖賢之書則予所云聖人之道書皆在焉以忠信篤敬之質求進於道之全體雖中原之學者不過如是而已予觀岷人多敦而寡誠習怠而崇慢故告之以忠信篤敬以先砭其病非但為道之一節而已也

中憲大夫陝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前整飭洮岷等處邊備和順王雲鳳記

博趣齋稾卷第十四

記

陝西提學題名記

我
朝建學於天下以教士而取以官之用康兆民正統初又設提學官學之政皆統焉陝西自正統至今凡若干人矣鐫其姓名爵里欲可考也提學與他職事異士之賢者必進不肖者必黜不以請託偏昵之私雜乎其間天下之綱紀所以振也徼幸無門則奔競之念自息天下之士風所以正也如是則人皆務學

修行而孝弟忠信之化行天下之民俗所以厚也嚴其科條以作其怠寬其限期以養其成一言之失有懲一行之違有罰天下之人才所以盛也然人必能克去私意胷中純天理因事而至於仁人之地然後好惡足以公天下而服人心不好賢非仁也好賢不篤非仁之至也不惡惡非仁也惡惡不甚非仁之至也惡惡不甚者其好賢必不篤是故為提學者在求仁而已矣是說也自勉以告後之提學者

正學書院進士舉人題名記

弘治戊午今總制邊務都御史巴陵楊公為提學副

修建正學書院教士之有志於遠且大者時來學者甚衆至今不墜三歷取士之科舉於鄉者八十一人舉進士者十人鄉舉皆得解元而進士得狀元一人今制仕進以進士為重其次則舉人士之舉又皆以魁為辭豪傑之才胥此焉出書院未十載所得如此亦盛矣予恐其久而或泯也鑿石以登其氏名世所謂題名者然石雖堅有時而泐則名亦因而泯矣故題名於石者不若題名於天下也題名於天下則百世猶今日也題名於石者予之所能也題名於天下非予之所能也題名於天下非可矯情違道襲取而

計得也歟善射而百世以射名之劉伶嗜酒而百世以酒名之有其實也實者所以爲名者也全德者名爲聖多善者名爲君子篤行者名爲善人皆在之自勉何如耳故令子之題名於石不若名之題於石者之自題其名於天下也繼舉進士者次于后舉人具列石

正學書院藏書記

正學書院士之穎拔者皆萃焉始弘治庚申令總制三邊軍務左副都御史巴陵楊公爲提學副使建書院即蒐葺各學遺書得儀禮經傳陳氏禮樂書具西山讀

書記通鑑記事本末以示學者未幾公遷去雲鳳繼
至益以石刻五經等書茲八載矣然蓄猶未廣士用
固陋時咸歎乃鳩粟且請公成初志得白金縂易書
若干卷恐藏之無常所歲久其逸遂請于巡撫右副
都御史肅寧張公得材作樓四楹樓有廚廚有扃鐍
掌以鄉之耆書逸則責之償以防盜竊及假而不歸
者士將觀其書言於其師識之籍借友一人登樓啓
廚而出之觀已識之籍納焉其就樓內觀者不禁於
是士皆充然若有藏數萬卷者西安知府內江馬君
炳然又録册府元龜文苑英華諸生涇陽御史李錦

于茲叅議趙鑑孫綬長安張錢各以家所有書來献於是天下之書其大者畧具矣然詩書造士周道也遂古聖賢盖無書可讀孔子以己無行不與二三子其教有非專在讀書者而雅言乃在詩書子路亦言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然則孔門亦未嘗不讀書也但自處士横議而老莊百氏迭起正學不明而詞章之士掉臂鼓喙於世其書後世有述焉若學不知道心無權衡以稱量之黍稷莠稗混為一器而不知所擇其不至於多岐亡羊七聖迷途者幾希故讀書者必先之大學以定為學之規矩次之論孟以盡聖賢之

精微極之中庸以究參天地贊化育之妙皆不外乎君子之一心由是反而約之吾身動必以禮以踐其實使所讀者不為空言而後盡讀天下之書一以貫之以免於徇外誇多玩物喪志之譏不然則書自書我自我儒衣儒冠而見識無以異於市人私意横竪胷中功利之說紛錯目前隨物變遷茫無所守近之不足以脩身遠之不足以治天下雖多亦奚以為哉

書之名數刻于石背

遂州學田記

宋元學皆有賜田其無田者則守令之賢者必為給

之上無所禁焉洪武十五年
太祖皇帝以天下學田多寡不一著令每歲給米府一千石州八百縣六百田有餘者歸之官不足則割他田足焉後去田而惟徵米於有司以至於今然是時諸生府惟四十州三十縣二十蓋凡學於學者無不廩食之人後有增有曰增廣各如廩膳之數有曰待缺無名數之限故每學之中廩食者不過三四分之一其孤貧之士困於飢寒迫於婚喪而無所控訴者多矣州縣或有閑田官必令與隸耕以自取其入否則賄賂請託以與人耕若告之曰以資諸生之養

則晬然弗聞也大抵本朝士大夫不喜稽古禮文教化儒業之事乃習尚致然已非一日遼州故有隙地二一在城南西隅一在蘇亭里乃前守自耕及與人耕者今守楊侯取以畀之學請于巡撫何公公從焉其耕穫之役斂散之法具有明約予聞而喜之予曩守陝州曾毀太山廟以其址與學監司以為非及提學陝西有正學書院每欲置田數十頃謀之數年此可彼否竟以無成今楊侯能行人所不行之事何公能從人所不從之請然則予之言豈特為諸生溫飽之私哉有感於是焉耳侯之好儒而獨於禮教如此

諸生可不知所以副侯之意乎今學者雖群然日誦聖人之書而不知以一言用之于身規為識見與以異於鄉里之常人迨入仕路則又以智巧求合於時姦諞求富於利惟便其身之為而鮮有君民之念然則何取于學哉吾邃諸生自今反此而求吾所以為人者于吾所讀之書上敬以存其心窮理以明其智行道以復其性窮則以是脩於家達則以是用於世則侯之意庶乎其不負矣侯名惠字澤民洛陽人以宰賢治高選而來慈養貧弱招徠流亡吏民畏愿境無盜賊頒呂氏鄉約以化其民其政之善多可書云

山西提學題名記

進賢退不肖於
朝廷之上而致天下治平之盛者宰相之職也進賢
退不肖於學校之中而立天下治平之基者提學之
職也國無賢責之宰相天下無賢或莫知所責焉然
則提學豈直考課巡閱之間而已哉示之以聖賢之
近而使之的知所向開之以良心之好而使之自不
能已士之賢者廪之舉之以勸不能者而不肖之終
不可化者不使亂苗敗群於青衿之列此真提學之
職也宰相之職失壞於一時提學之職失賢才之根

柢梭矣昔執是以求之提學有定論焉正德己巳泰和陳君文鴻提學山西使士皆讀朱子小學爲立身之本讀近思録爲入道之門凡曉告學校者無非正士風與禮教之事而以身率之吾邦之士翕然服從皆知正學之可以脩身而及於天下然聞者未察或以爲嚴嗟夫寛嚴之説不明於世久矣舜之命契欲其教民以親義序別信五品之倫必優游漸漬以變其氣質養其徳性而各有欲去理存喜悦自得之妙然後能之非一朝一夕之可致也故曰敬敷五教在寛今學校之教其本固不外此而舉業之淺深高下

固不可以一律齊然有讀書作文之程夜入酉出之規凡所以防其佚放而約之禮法者自不可畧提學所統必亦不下萬餘人非有朝訓暮誨耳提面命之相親也若非嚴為之令則條格徒掛墻壁若罔聞知挾冊而喜易衣而遊甚則凡民之所不為而為之者矣許魯齋在太學有大體要嚴密之言正以此耳況當此教廢法弛民散人玩之時予以為十分嚴方濟一二分事此救弊之術而論者往往以因循姑息周旋人事善惡是非不大別白為合時宜是豈有教人濟世之實心者哉君存主以寬而作用以嚴其在湖

南亦若是提學之道在是矣嗟夫吾盡吾道而人之知不知又安足計邪君暇時裒正統以來提學者刻之石而徵予為記予以世未嘗究提學之職之重也故為之說如此而記其故曰提學始建於正統元年後罷於景泰庚午而復建於天順辛巳自高公志至君十有三人氏名爵里皆具石在晉陽書院之提學分司廳其下方以俟來者正德庚午八月望日也

黄鶴山恭慎壽藏記

徐君壽卿走書京師徵予以壽藏之記其書悽切讀之慨然興懷予曩為祠祭郎中君為[illegible]相得甚懽後

君以父憂南歸予亦黜於外不常厥居蹤跡不相聞音問不相通者十五年今君以六十餘而予亦華髮墮顛矣海內故人落落無幾記不可不作也君先葬其配安人丁沈二氏於黃鶴之東岡因自築一壙名曰恭慎壽藏君以主事考績受勅有持身恭慎之褒故名焉

君命也君先世自汴徙浙居於德清之大麻溪代有聞人至君之父一誠居士名益著君通曉事務敏快而持重予同官時資籍實多觀茲壽藏之作又可見其達矣昔漢趙岐唐司空圖皆自作墓或畫以古賢

人之像或引客賦詩酌酒爲樂是雖三代所未有要非超乎死生之外者不能爲也君其二君子之流歟然君累世積德一誠公雖富且壽未獲用於世君已貴而亦未大其施天蓋將畜報於君則君之壽未艾也君名九齡壽卿其字登丁未進士爲主事三載父母皆膺
褒封之典云

遼州孝子節婦記

江陰高君曾唯爲刑部郎中以無罪被逮巨姦劉瑾責官[illegible]獄或曰彼意在求賂君不聽竟謫守遼時政

令許急小民愁怨上下交征靡然廉恥道喪君泰然以廉平處其間期月之後政脩廢舉民用和輯君嘆曰治道須漸復古古之治在教化風俗於是求忠孝節義之人於境內得父死而廬墓之子一夫亡而不嫁之婦二十二將次第疏其名而旌之乃擇日偕僚貳具綵幣導以鼓吹適門其廬而往禮焉觀者奔湧咨嗟戴白之老或至泣下曰賢哉吾守自吾生所未見也盛哉此舉吾今幸得見而死也轉相告語遠邇歆動又刻其氏名於石以永其傳而哀國初以來之孝節者併刻之嗟夫自秦漢以來世之君相不復講於教

化風俗之事也久矣守令間一二君子乃獨留意焉而其效亦未嘗不立見也君今日之舉吾遼孝節之風不益有所感而勸矣乎使今為州縣者皆若君古之治其不可復於今乎君昔葬父以養母入城不獲居墓側至今為恨而君亡弟[illegible]之婦沈年少守志君之脩於身訓於家者如此風化之行必有所本也夫風化之本有志者可不講也夫

○高太守學田記

尚志而為仁義之謂士脩於家以化其鄉人用於世而君正國治天下平者士之功也養士宜莫盛於三

代而經傳無聞焉豈當時田皆井授士皆有田以自
養而不賴於上之養耶然一夫受田百畝而野無閒
民士而有田孰與之耕乎四民世業而農常為農工
常為工商常為商農以耕自養工商無田以藝以貿
自養士而無田孰與之養乎禮有有田則祭無田則
薦之說蓋士亦有有田者而孟子曰無恒產有恒心
惟士為能則其無田者實多有不能不賴於上之養
者矣此彭更所以有士無事而食之譏也但古者天
子治畿內諸侯各治其國黨庠遂序之學以教小子
自食於家不須以養及其既長果有卓越之才可以

進於明德新民之道然後升之國學以需其成其人蓋亦無多而所以養之必有道而不可考矣至漢以來往往憂於用度不足朋徒息散宋乃有贍學田而有無多寡不一惟今制學有常廩士皆復其身及其家二人勿事著在令甲有司掌之蓋前代所未備也士生斯世何其幸哉如是而不尚志不為仁義豈不負所以養我者哉江陰高公誧守遼州志在教化以諸生猶有困於貧窶者以布給之既而思可久遠之道乃取於廢寺之遺田未籍之閑田八十一畝出其儲金易民田一百三十畝歲收其入以賙貧士學舊

有田十六畝於是總計為田二頃九畝漢唐宋之養士惟宋為盛然其每學之田大抵不過五頃他無所有也今遼學既有國家之常廩而又有田幾於宋人學之半豈徒食焉而不知其所事乎所謂事者志與仁義是也今日無講學脩身之志他日必無致君澤民之業今日無廣居大道之會他日得志必無與民共由之道視君國民物若與己不相干惟以高官厚祿利帛囊金為事而已然自國家以經書之文取士凡吾所謂志與仁義者少而誦習夫人知之反以為常談而莫之省世儒學士耳厭目嫌不舉以出之口

遂致天下學典本源人材日壞識治道者憂之然予
舍是則他皆不足言故以告諸生庶幾高公之意焉
耳高公名貫字曾唯先為刑部郎中以執法忤巨璫
巨璫死乃召為户部員外郎

博趣齋稾卷第十五

序

贈潘以正陞山西憲長序

惟天有號令周流於四時之中鼓動萬物生成榮枯雨露霜雪各專其功而無所歸功焉者謂之風惟人君有號令付之執法之臣洗天下之垢汚䟽天下之壅滯作天下之精神謂之憲憲法也一官有一官之法一事有一事之法一物有一物之法世之有憲猶天之有風也天之風動物而物隨之無遠弗至無微弗入無時弗有有似於憲故曰風憲今以監察御史

按察司為風憲然舉其職者纔至十之二三人必以為過而波流風靡者無譏焉蓋人習於見聞以常為性者之過而非舉職者之過也以舉直為過亦識治道者之所憂也溧陽潘君以進士讀書翰林選御史遷副使今遷山西按察使皆風憲也君為風憲克舉其職者夫持法不可移而凛然人不敢犯者風憲之體也疾惡不寬其既往而好善惟恐不及者風憲之量也君實兼此二者而有懷必吐偲偲向人不自蔵匿見事之不可惟恐已言之不盡人聽之不爵所至風聲赫赫人望而畏之君子可謂舉其職者矣君之

舉職貪汚者之所患而山野民之所喜也提學憲副陳宗之作詩送君凡同官於此者皆送以詩而宗之實唱之凡道途山川風景之勝友朋知契離別之情盡於是矣余故言以風憲之說焉然予亦濫是任而職之不舉則可愧矣

送大參陳君宗之序

予讀孟子而知治天下之道孟子當戰國民窮財盡之時齊梁秦楚之君各爭富強以馳騖於天下其餘滕薛小邦亦莫不欲保其人民於兵甲勵勸征奪頻繁之際孟子抱文武之道倡仁義之說宜有出於人

智料之所不及役聞者心嘆神服耳驚目怔奔走信從於我而乃今日曰五畝之宅明日曰百畝之糞不曰畜雞豚狗彘則曰脩孝弟忠信其言淡然尋常無味時君慢而疎之孟子不以是自貶至今論孟子者不聞以是貶然則治天下之道如是而已乎此其本也且後世官府之擾擾盡日不得息何也類非禮樂教化之事也非催科則獄訟非兵馮則儲稅民生無恒産幼無鄉教教備日滋天下日入於多事如是而欲求三代之治非所聞也本朝以里甲聯綴天下之民民歸於甲甲歸於里里有長有耆老天下之事皆

起於里甲長老天下之弊亦蔵於里甲長老法不行於里甲長老雖有堯舜之澤格而不下滞而不通里甲長老總於府州縣督于布政司布政司之設非輕也其長為布政使貳為參政又次為參議皆有左右而使之階亞六部尚書一等參議加按察僉事一等其階崇其官亞六員之多其長不專任一人事必參謀而後行其職專以民為事凡民之田宅農桑家塾鄉校教養之事無不得問而今居其職者於民事判然若不相干號為能其職者不過致意於錢穀期會之間而已錢穀期會者事之末也天下之本莫先於

田宅農桑家塾鄉校然里甲長老之弊不滌則皆爲
虛談文具反以殃民此皆有識者之所憂而世以爲
笑且以爲迂者也上元陳君宗之爲提學副憲處諸
生有義有恩操履純潔孚於上下凡士子登降之序
皆手自書之不與吏人今遷江西參政予願君求治
天下之本以助吾
皇雍熙之化君其笑予言之迂乎

復古易後序

秦以易爲卜筮書得不焚故易在六籍中號爲完書
漢人有以十翼冠一傳守於其首而統附於上下經

二篇之後者或曰費直爲之今考其本傳則曰以彖
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而已豈費氏始以傳說經
其徒轉相授受遂以附其後歟厥後鄭玄始析彖象
附於各卦之末王弼宗之復以彖并大象綴於各卦
之下小象綴於各爻之下而乾則仍其舊又增文言
於乾坤之後雖曰欲使學者尋省易了而不知孔子
之易固未可爲文王周公之易也程子作傳亦用弼
本汲郡呂氏嵩山晁氏始欲復古經傳各爲一書而
尚有未盡合者東萊呂氏又更定著始復孔氏之舊
而朱子因之以作本義嗚呼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

是以儒者尚之然穿鑿於漢人之支離假竊於異端之邪曲書雖存而道則晦矣書不亡猶可以明道而鄭王二子乃割裂淆亂焉遂使百千年來世不復見古聖人之完書其亦不幸矣哉朱子求復古易所取甚博卒從東萊所以處之者已審後聖有作蓋無以易而董楷天台直卿鄱陽張逵安胡炳文雲峯陳普懼齋諸家相繼撰胥而起各用己見更置紛紛迄我朝儒臣纂輯諸經於易謂程朱不可偏廢乃從程氏本而以本義分附之且有刪改於其間自是朱呂之易復為鄭王之義而讀本義者往往有不得其說者矣嘗與莆田宋孔

時談易孔時屬余繕寫如朱呂元本於是更加考究以就以編蔵之巾笥用備私覧且以就正於同志君子云

送李朝振序名紀潞州人

自秦而後重郡守莫重於漢而漢之循吏武相接名相輝自唐而下郡守莫輕於今則雖有賢者亦不能以自振矣漢法簡易刺史以六條監郡而丞相挈其綱所事者少而任者專後世監司繁多令人人殊將周旋文法日且不暇又安能建一事效一謀出於吾所事者指揮之外哉故今之擁皂蓋而分麟符者薄

書治焉賦貢時焉訟獄理焉逋戍通役之之察且舉焉則已謂之良守赫然衆之上矣而吾每詩以質於武相接名相輝者往往不類蓋上知所以責乎下則下不知所以責乎已上下相安於苟且養望待遷而已然則如吾民何吾邦潞人李君朝振以故城尹有聲進爲錦衣經歷復有聲今遷臨洮守故城澂而錦衣劇君處之未九載民懷事理繡譽在人口耳其吾所謂賢者耶今天下之民病而俗壞亦已甚矣而天子憂勞至惓惓也郡守吏民之本故每慎是選不輕畀人君自縣而郡則民隱所在乃其素諳熟而取諸囊

中以施之足矣自內而外則親見吾君憫民擇守之意凡所以為吾民者當何如哉臨洮為郡處於陝之西偏地瘠產薄民多愁苦羌戎雜居禮教不行則又有甚於他郡者夫志在足民而卒之郡以殷富漢之人有行之者召信臣是也志在化俗而卒民尚文雅漢之人有行之者文翁是也吾將進君於二君子之列則亦在乎君之自振何如耳今陝之藩臬多吾鄉磊落才能識達治體之士必能相勉以有為不徒以吏治相促迫而已君之志於是乎可振而君之賢其儷諸二君子哉君往矣群姦視我以起伏諸吏視我

以貪廉衆職視我以勤惰明其政罵其守先其身而
後云云者可舉而施焉若徒慶長絜大於令之守而
曰古人非所及則非吾望於君者也

送和順劉大尹序

事易專令易行力易為者惟治邑則然而吾邑和順
者其境僻無監司可否異同之奪其俗淳無豪猾爭
論詞訟之擾其地迂而事簡無車馬將迎案牘叢挫
之苦其民貧以故往時諸君子惟以賦貢不時集為
急餘則皆優游宴笑之日也是不亦事之尤易專令
之尤易行力之尤易為者乎然則令於事者宜多績

譽名聲之士足以聳世觀聽而壯人志意者矣吾閱之誌記無聞焉詢之父老無聞焉豈其邑不顯而賢有司者之不至耶抑習於暇逸益不知奮往者無可法來者無所感而然耶其亦賴有司者之難逢也每思得高才遠識通曉治體之士如古之良令者始于察吏胥之因緣欺弊而惠小弱憫縈獨興孝弟作禮讓清徭役之濫勸士子之課嚴二氏之禁與凡申明旌善養濟醫社陰陽之亭院局學皆有以覈其實而不徒具其文私懷耿耿積以歲年薊州劉君以鄉進士謁銓部得和順令嗟夫

天子施德澤班政教於九重之上奉而致之民者州縣之吏耳古之言良令者曰卓茂曰仇覽爵顯當時名垂後世今誦其德想其人若邈乎其不可及矣夷考其行事之迹則茂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其效至於教化大行道不拾遺覽勸人業農子弟就學其效至於期年大化感逆為孝是豈非今人之軌範哉然世屢降益下長民者簿書期會之外有以撫字教化為務者人必以為迂而笑之自持不堅又而必解苟非吾所謂高才遠識曉達治體之士惡能自拔於流俗而有為哉若君者其人乎程明道為晉城令

察而主之以誠心漢章帝亦嚴俗吏之矯飾外貌取劉方之安靜不煩然則虛文無實多事自擾者又爲令者之所戒也

怡趣齋藁卷第十六

序

都門別意序

營田之制莫善於我
朝亦莫辦於今日自兵農既判荷戈而編伍者不辯
阡陌之東西執耒而趨隴者不知卒旅之多寡惟所
謂營田無事散之耕有事聚之戰有寓兵於農之意
然漢惟行之邊塞唐雖徧行中州不久而廢我
聖祖監古作法凡天下兵衛鄰近閒曠之地皆分畝
為屯本耕以守令甲一定百世不改是其制亦不善

于昇平餘百年兵耗於逃亡貧於役使而田遂假於
豪奪棄於游惰田雖歲有登稼而兵則家無遺秉愚
嘗以今日兵馬屯田三者如不調之琴瑟既朽之屋
廬非解而張之徹而新之不可鼓而居也近世頗有
知其然者乃議分設風憲以任提督之責則始可以
興滯補弊救十之二三然非才能足以辨劇風力足
以懾姦頑介足以服人亦未易有為於其間也遼州
孟仲平以大理寺副爲陝西僉憲之命揔甘肅諸衛
營田事甘肅諸衛者陝之西垂控羌戎抱匈奴其地
要其兵當愈強其食當愈急而其責當愈重者也或

謂江仲平之賢當留在
天子左右不宜處之外且遠仲平亦有戀闕懷
君離群遠鄉之嘆余謂不然官有內外爵有崇卑職
有要散君子處之一也故人能不于身家勢利之謀
而惟
君國民物之憂則自廊廟以至荒夷以卿相而視倉
庫義無加損焉且力易行而事易為者莫若風憲之
職璽書之使仲平兼以往又挾辨剔蠹姦服人之具
則所以興滯補弊有人所不能為不敢為而為之者
矣其名之大起位之益崇可計日以待又何遠外之

計執

贈申靜之序

事有俗頹而勢成者雖聚千百人莫覺其非或覺而返之雖聚千百人莫與其是此古之忠臣志士所以感槩砥礪卒於世齟齬而不悔也若夫睥睨而窺逡巡而[illegible]同流合污君子恥焉我國家於兩畿外設布政司以理民社錢穀田土有司之事按察司以掌刑獄糾劾而兵馬城池則都指揮司主之然分其職者或莫究其意專其任者或忘其所有事如按察糾劾[illegible]之介自發燥而未聞焉然曠位之濟濟也豈無特立

之士出於其間者哉俗與勢之移人不復自覺耳至於刑獄則又往往急於民而緩於吏慎於小而遺其大知寬恤之近仁而不知縱弛之害義如此而欲毒懲善勸以賛吾天子聖明之治豈不難哉河南按察司僉事有奉璽書督理南直隸諸州衛兵備屯種者是以刑獄糾劾之任兼錢穀田土軍馬城池之務合三于一厯責彌重冢宰選於郎官之才由是申君靖之以戶部員外郎承奉以往靖之蘊美於內不事表襮而臨事明以果戶部職錢穀事易搓奪人者好而靖之官七年守益堅名益彰有前輩朴實之風蓋吾

所謂特立之士者也其往踐是任也吾不慮其移於勢俗焉

馬氏譜序

平陽馬良臣以所作家譜謁序於予予閱之喜自五胡之擾以及元季中原世族故家往往徙而南嘗觀於南之譜其先世之顯者大抵皆北人也以故譜莫盛於南而秦晋燕趙齊梁之間每一兵燹之後鬪數口而為家者亦斟裹粮奔竄之餘何譜之暇人習其然無安固久遠之心間有不知譜為何物者我明百年覆載生齒繁庶文明著盛舊時干戈荊棘之塲亦

彬彬郁郁有詩書禮樂之風士大夫始有聯宗族樂太平之願而譜由是出焉良臣是舉可以卜世矣嗟夫封建廢而井田隳宗法散然自唐以前猶重譜牒有宗法遺意而近世忽焉今南人多有之而吾北人忽焉世一改而族不聚親未盡而支已棼其可哉然南之譜必引重於前代名賢甚者推極於唐虞三代之世夷考之無徵也宋歐蘇之法上盡於所知可以一洗俗陋君子尚之吾觀馬氏之譜取歐蘇法焉其可謂有見者間有未善良臣要以為請吾以官冗欲為釐正而未暇也吾性不合於世終當讀書太行汾

水之間以訪古人之蹤則與吾良臣講者將有其時矣

固安令程侯頌詩序

弘治甲寅和順程侯景明尹固安下車問民疾苦可治可革行之惟果敢豪斂避民則大悅邑治之西有隙地鞠為草莽侯以詢吏吏曰嘗為豪客所憑籍庫金從此通矣侯嘆曰是豈細故哉急令民芟夷之分址授廛不浹旬闤闠成商旅來地有南鄉者田衣隄廢野水歲傷稼侯曰是豈可緩募民及屯卒二千築之令之曰某日荷畚鍤以來無一後者以安薄董其

俊而譯諸僚曰往視之民卒和輯厥績用成父老感曰我國家奠我黎民因安為縣百餘年矣我黎民不敢顧聞官府之令德有施惠有不施惠亦不能卒數盖亦數十人矣惟茲二害蠹竊我黎民我黎民潛吁竊議於下罔克聽聞稚侯撫定定我子孫恩在世世我黎民其可敢忘於是頌聲作於野達於朝朝之縉紳咸作詩歌以彰侯休屬余序之余惟子路治蒲入其邑墻屋完固孔子稱其善范仲淹為興化令築堤衛田民享其利而史書之侯兼子路仲淹之政而世無孔子然國史具在侯雖欲讓而不書其可得乎然

民以久而孚政以漸而成侯治邑甫半載其下用命功之可稱述如此古所謂五月而報政者余嘗以爲誇辭乃今信有之矣系以詩曰惟山有雲惟苗之焚侯來如雨匪民不欣侯來何慕我衣我哺我田有防我野成聚惟侯遑遑惟民弗康曷冠之豸以待我

皇

送楊嘉興序

守令吏民之本所以師帥一方奉王化而致之民者也古之言善治者必曰久任漢宣帝曰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信斯言

也今在外若藩臬若郡縣推守之遷有滿九載者亦[illegible]下可謂不久矣求其人若史牒所稱某某者則未易測談者之指焉豈今人果不如古耶用之非其道也漢法郡守入為三公諫大夫出補郡吏有治效者賜金增秩璽書車蓋於是乎遷之刺史非六條不得問待之重而責之深拘以文法者鮮以故君子長者出於其間將以建事功則得安其位致其志而今皆不然也守安固之[illegible]尊治之權監司以奔走跪跽求其下守以送迎[illegible]求其上上下以私意相求及其終也清濁臧否[illegible]得陞遷嗚呼如此而欲求古良吏者

出其不難哉雖然此特其末耳三代而上進退賞罰不可黷亂爲善去惡人有同風是以百僚庶位內外遠近崇卑要散位各宜其才人莫不俛焉安其分以脩其職而無身外之慕德盛功成君相舉之已無預焉由是化行俗善府吏胥徒安於其役農工商賈安於其業天下禮讓驕縱撓法亂政遂治奇衺之民後世義利不明廉恥道喪軒冕可以倖得通顯可以計取貪婪躁進寵賄賂廢法之慣然不平乃相放效胥吏農商群起而爭利在上可欺則欺貧弱可吞則吞站弊風俗刑不可禁夫民心不古而守令爲一

方師帥雖有幹旋之機然非真有德義之行廉耻之操足以服其心以為化之之具而又軽爵禄識事機以身任其責求有益於國不求無違於衆求無愧於民不求有譽於上安能崚厲風節進退綽然以盡教養吾民之術彦幾乎三代之風哉戶部郎中楊秀夫出守嘉興有為之情者則謂其年勞與賢有為嘉興慶者則謂郡大務繁催科繁急民尚訐詐盜賊隱於漁鹽徭役没於豪猾吏胥為奸利窟穴而巨璫督供錦綺於內藏者時往来於其境遇之失其道貽害而取辱凡此數事秀夫必有以處之秀夫自登仕版幾

二十年牧恬守廉不事交結其平日視貿然造進討一資半級於年月久近之間者曾不滿一哂而天性明果洗毅有幹局治錢穀給餽餉經事變熟矣吾君吾相將大用之豈特為一郡之治哉然則惜之者固為失而慶之云者亦恐未得以專其有也然余所期於秀夫者不但在是故特舉漢人之事以告不足又告以三代之事蓋非己所得為者固無如之何而在我者固未始不可為也

送廣平趙守中序

府視家守長也察吏以為昆弟群屬以為子姪吏胥

以為臧獲睦昆弟任子姪敕臧獲以治一府之務如治家焉一府之務民為大然近世為守者形諸政令罔克念民豈事夥責重而反忘其大者耶吾邦閻喜趙君守中以鄉薦高等起家為進士調戶部主事有能名超遷為郎中督遼東軍餉績大著滿三載復入理司事逅廣平守缺司銓者謂非君當之莫稱以名上得俞旨邦人榮之屬余以言贈贈以規求厥譽余退而嘆曰天以民而立君君以民而建官士以民而行道故有司之務無一不為民而有也衣冠而長人者乃獨簿書賦稅焉是急而未免害用其民其亦未

之思耶廣平在北畿諸郡素以殷庶稱甲近仍水旱赤地四封流者累累千里之羈存者煢煢九空之室村墟陌蕪鷄犬不聞予嘗以使事歷其境覩其狀蓋潸下者屢焉今我

皇實以一方生靈屬命于君而君才足以為赤子乳卒勿忘其所以為民者哉今民之急有二流移未返而貢賦必取盈凍餒未蘇而徭役不少貸貢賦之必盈徭役之不貸貧去為盜刑加其身不亦悲乎太守張恂著于魏刺史嚴挺之著於唐皆茲郡之表表者也恂治以恩愛良吏也挺之治以嚴正能吏也摧折

枯朽之後必有發生華暢之春君往為恂可也然必齊衆以恊我理群属以分我職吏胥以用我命斯有相濟無相奪而後可恂不然吾未見其易恂也然則君不為挺之亦不可也為挺之者衣之以嚴正而已矣以是為君贈